

上海话的句末“的”

石定栩

广东外语外贸大学

上海话属于吴方言的太湖片。上海原本是松江府下属的一个县，1843年开埠后人口和面积迅速增长，在此过程中上海话也发生了一些变化，先后吸收了宁波话、苏北话和北方话等其他方言的成分。本世纪初人口激增，人口比例变化也很大，所谓的新上海话的语音系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老上海话的句法特征还是基本保留了下来，其中就包括句末“的”。

上海话与普通话“的”相对应的语素是“额”，像（1a）那样用在定语小句和中心语之间，或者像（1b）那样标记领属关系。这个“额”还可以像例（2）那样附着在动词上，或者像例（3）那样出现在句末。

- (1) a. 我昨日买额书。（我昨天买的书） b. 我额囡儿（我的女儿）
(2) 我上个号头（是）辣上海打额疫苗。（我上个月是在上海打的疫苗）
(2’) 我（是）上个号头辣上海打额疫苗。（我是上个月在上海打的疫苗）
(3) 我上个号头（是）辣上海打疫苗额。（我上个月是在上海打疫苗的）
(3’) 我（是）上个号头辣上海打疫苗额。（我是上个月在上海打疫苗的）

例（2）那个“额”相当于附着在动词上那个北方话“的”，表示相关动作在说话时间之前完成，可以与“是”搭配，强调动作的地点是“上海”。这个“是”也可以像（2’）那样出现在“上个号头”前面，强调打疫苗的时间是“上个月”。两个位置上的“是”也可以不出现，只要动词后的“额”存在就够了。例（3）句末的“额”同样相当于北方话句末“的”，与“是”搭配也同样表示强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句末“额”可以像例（4）那样附着在表示将来事件的小句末尾，像例（5）那样附着在表示常态的小句后面。小句中可以出现“是”也可以不出现“是”，而且“是”的位置并不固定，只要是在动词前面就可以了。

- (4) 阿拉（是）明早辣海街道打疫苗额。（我们是明天在街道打疫苗的）
(4’) 阿拉明早（是）辣海街道打疫苗额。（我们明天是在街道打疫苗的）
(5) 阿拉每日早上吃鸡蛋额。（我们每天早上吃鸡蛋的）

附着在动词上的那个“额”不能附着在表示常态的动词后面，也不能附着在表示将来事件的动词后面，所以例（6）（7）都是不能说的。

- (6) *阿拉天天早晨吃额鸡蛋。 (7) *阿拉明早打额疫苗。

例（8）、（9）说明“额”可以附着在主句或者宾语从句上，例（10）表明“额”不会出现在状语小句的末尾。

（8）天气预报讲明早会得落雨额。 （9）伊不可能晓得爷叔今早回来额。

（10）*我勿会为仔明早落雨额就勿走。

这些事实说明，附着在动词上的“额”与句末的“额”有着不同的句法功能，不宜分析为同一个语素或功能成分。本文的建议是将附着在句末的“额”分析为句末助词，功能是表示说话人对小句命题真值的肯定和确认，包括以“是”为标记的强调小句。